



青瓦泥墙房

□蒲站先

我的故乡有一种房屋建筑叫青瓦泥墙房,简称瓦房。说起它的建造可谓是一件艺术创作,真正体现着一代人的工匠精神。它是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结晶,故乡人世代都居住在这样冬暖夏凉的瓦房里。

一副墙板(木质的模子),一个墙锤,一块扇板,一堆黄泥,一堆石头,在人们手中拿捏些时光就成了房子;放上木头作梁,盖上青瓦,一个完整的建筑艺术呈现在世人的眼帘。

挖基坑是起步,也是最为重要的,大约深度为两米,它决定着房屋建筑的稳定性。选上一块好地,预想好要盖几间房,如何布置,一切就绪便根据脑海里的印象着力挖基坑。建造者们那时没有现代化的测量仪器,全凭眼力、经验、感觉,用一根木棍插在起点,拴上一根细绳拉向另一端,然后用木工做活计使的木尺丈量好需要的距离,再插上一根木棍把绳头固定在上面。同样,在预定宽度的或左或右再布置同样的棍和线,然后用三角尺丈量是否垂直,是否精准,同时用大拇指和眼睛观测各种指标是否正常,两根绳中间的部分就是需要挖的。挖好后,把准备好的石条、石块按照平整条件堆叠在基坑里,相互交错着促进稳固性,一直码到地面以上五十公分左右的高度,为的是防止雨水浸湿墙角。基坑填满后,站在不远处望去仿若一个迷宫,人们把它叫做基脚。

基脚完成,接着就开始筑墙。将选好备用的土壤挖松散,洒上少量的水,致略为湿润即可,不易过于潮湿。人们把墙板架在基脚上方并加以固定,再将泥巴倒入墙板里,掌墙锤的人使劲捶打,整个过程是一层一层往上叠,边倒泥边锤,这样便于粘合得更紧。墙锤一头宽一头窄,各有各的作用,交替使用;大头负责大面积,小头负责四周、角和中间部位的细节,主要使泥土粘得更牢。泥巴一点点装入墙板,掌墙锤的不停地锤,待泥巴塞满墙板时一个墙也就算完成,即取下墙板继续下一个,周而复始地做着同一个动作,一面面泥墙便出现在眼前。由于条件有限,没有机械化设备,所有程序皆为人工操作。泥巴的运送靠人力用背篓背上墙,用撮箕端上墙,待墙到了一定高度人们就用木板搭建一个小桥,背着泥巴走在架空的木桥上,咯吱咯吱的响。

刚筑成的墙,表面毛糙,这时扇板工提着一块木制的扇板用巧力先重后轻的把墙面打平整、抹光滑。不知道多少个来回过后,迷宫一样的基脚上架起了高墙,在这样有了高度的墙上,他们就会

使用一个拴着一根细绳的铅锥(锥形的铅块)从各墙角、墙面放下去测量是否垂直。到达一定高度后就需要晾墙,在晾之前人们会把作为楼层的承重木杆搭在墙上事先留好的孔里。待墙上的泥巴干到一定程度又才开始往上重叠,往顶部走就是成三角形叠放,留下的阶梯用于放置承受青瓦压力的木头梁杆。就这样故乡风格独特的建筑基本建成,把梁拿上房顶,用钉子钉上放置瓦片的木板,房屋框架就完全成型。

墙建好,等待的便是覆盖顶部的青瓦,青瓦为黄泥烧制而成。把实木瓦盘固定在晾晒场上,瓦盘是做瓦坯用的,上面放上瓦桶(圆柱形的特制桶)便可以配合使用做出瓦坯。在空地上挖一个大坑,然后把黄泥倒入里面,加入水,有的时候还会加入一些牛粪,然后让牛在坑里来回踩,踩到泥黏性十足为止。随之,把黄泥码成一个大方块,用像古代弓箭一样的切割刀将泥切成厚度均匀的泥片。把瓦桶放在瓦盘上,瓦桶分为木桶和布桶,布桶套在木桶的外面,木桶用于固定形状,上面有四根凸起的木制痕条用于分割瓦片,布桶则是用于防止泥巴粘到木桶上。将切好的泥片围在布桶外面,用铲子将其抹平整、光滑,抹的同时瓦盘可以旋转便于使泥和铲子快速接触节约时间。做好后,将木桶连同可取出的木桶和布桶,剩下那光滑的泥桶在晒场上。等晒干后,提起泥桶,轻轻拍打,顺着四根木痕的印记,泥桶变成了四片泥瓦。随后将泥瓦投入瓦窑,干闷些许时间,加上柴禾,烧上几天几夜,再往瓦窑顶部的窑洞里放上水闷些时候,打开窑子得到的便是一窑青色的瓦片。瓦运回去,盖在修好的房子上,完整的一个建筑也就完成,最后只剩下了装潢。

青瓦泥墙的房子装饰很简单,院坝里用青石板铺设好,用水泥勾好缝隙,房间地面皆用水泥打成平整光滑的。二楼上有的用竹子编制而成,有的用木板加泥土混合做成土楼用于堆放粮食,还有的干脆直接用木板。门,几乎都是请本土木匠用纯天然实木材料制成,虽然做工没有市场上的那么完美,但结实并且环保。再添些家具,挂些墙画,一个新的雅舍建造完成。山村里宁静,鸟雀声声,青瓦上方飘荡着袅袅炊烟……

简单的建筑,凝聚着一辈人的辛劳和智慧,他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支持,完全靠人工,说它是一件艺术品也不足为过。如今,各村家家户户都修起了钢筋水泥小洋楼,青瓦泥墙房就渐渐没落了,但在我眼中,瓦房依旧是乡村最美的一道风景线。



□蒋兴强
丢失

秦明月当年就是这码头一大船家长的千金。江长水十三岁在秦家当“秋尔”(长工)时,人虽小干活却异常机灵、勤奋。人家的小秋尔放牛只放牛、割草只割草,江长水一去就学大秋尔,早上手里牵着头牛出门,背上还背了个草背篋,一到河边、岩湾,把牛绳往牛角上一绕,就让牛啃草去了,他则一边歇着牛,一边割起草来。回家,人家手上只有一头牛,江长水的背上却多了冒冒梢梢一篓草。晚上人家看船守地,只是睡觉和注意周围动静,江长水却一手提着个“手冲子”(一种举重石器),一手提袋桐米(点灯原料),怀里揣着一支笔、一本《百家姓》或一本《四书》、一本《五经》,天黑把身体一锻炼就点着桐米灯读上一两个时辰。人家锄地、挑粪回来,一把锄头或一担桶,江长水常常还捎带一捆干柴。别人犁田耙地只扛犁耙只牵牛,而江长水往往还捎带着一把锄头,活一完就把坡头坎里的野草,铲修得干干净净、面目一新。人家的管家赶场是主人说啥买啥,江长水见当家的烟叶没了,老板娘和秦家女子的胭脂口红吃完了或发现有精致好看的发夹、髻网、绗线,也精挑细选些回来,价钱往往还比平时便宜。秦家看江长水干啥精啥、百里挑一,又知书识文,就让他跟着当家的操劳起水上的买卖来。上船不久,从小生在河边的江长水就成了秦家船上的好把式,撑舵使艄、拉纤下水、放船过滩,哪里最关安危,哪里第一个就有江长水的身影。日久天长,秦家也就把他当“二当家”了。远近闻名,自幼修习古诗辞赋、擅长琴棋书画的秦家大小姐,也日渐生情爱上了江长水。每当江长水出行或要回家那几天,秦明月就要以念及父亲为名,去码头送行和望遥等待那远回的帆影。至今江长水还珍藏着一面质地细软、针脚精美的白绸彩绣手绢,上面绣着奇险的山势、宽阔的河面,几只桅杆高立的竹篷船逆水上行,通透、深远的天空间如几行鸿雁,那是秦明月的文字:“上水难,下水险。一流森远,梦里西蜿蜒。谁家女子崖边立,痴问秋水,郎君何时还……”

一想到这些,年长的人就揣测:人家江长水是牵挂岸上那荒冢的秦明月呢!

江长水回去在码头上没蹲几天,从小做事细心的老三顺就当回来了。“大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,原来说的借你的‘八字大’,几个后人那里一个住几天,你这一走,旁人不说大哥大嫂没有孝心?爸,你还望你子女有个好运气好名声吧?”江长水一想,平时老在几兄妹里,起了半个父亲的作用,加上老大也来接自己了,顺丽也在那里,就依从了顺当的话,“好,一家住几天!”便到了老大顺水那里。

老大家只有两间卧室,一间他两口,一间儿子。餐厅腾出来给了顺丽在住,余一间是只能搭一张书柜、书桌和一个小凳的书房。那是装修时,让餐厅客厅合二为一挤出来的一缝。老人还没去,大儿媳侯勤就早早把小儿的卧室腾出来,等老人去了。小儿就搬进了那间只有四平方米的书房。江长水一看,孙子睡觉,一张门板铺上一张旧棉絮就是一张床;孙子学习,门板一立,小凳才有位置搁。老人无论如何都要孙子过去和他住一起,顺水见公孙俩亲热,也就点头同意了。晚上,孙子做作业,爷爷就早早给孙子把枕头、棉絮理好,还把一袋热水放在被窝里,给暖得热乎乎的;孙子一上床,说是爷爷年龄大了没有火气,就把爷爷的一双脚搂在怀里,公孙俩就像一对老少“哥们”般亲密。放学回来,一个人没跨进门槛,老远就叫“爷爷”;一个一见到孙子就笑得格外灿烂……

(十二)

啞酒醉

□刘万基

在渠县,这个传统一直传承着,家家户户都会酿啞酒,酿完后会相互品尝、评比。逢年过节、亲友聚会、婚丧嫁娶时,主人都会用啞酒款待宾客。酿造啞酒的每道工序讲究精准,有句口诀:“精选优质红高粱,浸泡翻淘呈白黄。去水三天沸煮蒸,八成熟后起锅凉。发酵下药用秘方,瓷坛密封耐贮藏,年限越久越幽香。”

掌握了这句口诀方能酿出美味佳酿。

啞酒酿好后,还可以再往酒中加入党参、红花、何首乌、红枣等中药材,增加啞酒的保健功能。渠县素有“九月九,喝啞酒”的习俗,在品酒之前往酒坛子倒入开水,然后把一根竹管插入罐中作为吸管,最为传统的啞酒饮用方式是一大桌人

共饮一大罐啞酒。

品酒的顺序从长辈开始,然后依次传递。当一罐酒快喝干时,再往里面倒白开水,直到啞酒无味,再把高粱渣倒掉。啞酒老少咸宜,喝完一圈后,那些有酒量的男人已是红光满面,而不胜酒力的妇女、孩子则已微醺。

在2000多年的酿造历史中,渠县啞酒形成了完善的民间传统酿造技艺,具有广泛代表性,为民间优秀特产,并以其独特魅力顺利跻身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之列。

高粱本身营养丰富,蒸酿成的啞酒更具有全面的营养价值。加之,还掺入了适量中药材,有增进了舒筋活血和除湿之功效。

巴渝有酒叫啞酒
高粱药材掺其间
男女老少皆适宜
不见啞酒不开宴
半罐高粱香犹醇
三续开水糟仍甜
一枝竹管吸岩渠
罐底日月手中旋

脸绯红 心意猿
谈笑风生活丰年
你一罐 我一坛
十里乡亲展笑颜
罐里酒 心中事
快意情仇如云烟
今宵醉 明晨醒
恩怨爱恨一起干

